

郭沫若研究文庫

“大现代” 文化视域中的郭沫若

李继凯 冯超 著

業外傳



四川文艺出版社

郭沫若研究文庫

“大现代” 文化视域中的郭沫若

李继凯 冯超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现代”文化视域中的郭沫若 / 李继凯, 冯超著. —
2 版.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411-5307-5

I. ①大… II. ①李… ②冯… III. ①郭沫若 (1892-1978) —
人物研究 — 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45842号

DA XIANDAI WENHUA SHIYU ZHONG DE GUOMORUO
“大现代”文化视域中的郭沫若

李继凯 冯超 著

责任编辑 荀婉莹 方基华

封面设计 赵海月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9mm × 239mm 开 本 16开

印 张 18.25 字 数 310千

版 次 2019年4月第二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307-5

定 价 68.00元

郭沫若研究文庫

编 委 会

顾 问	马识途	章玉钧	王锦厚	秦 川
	祁和晖	谭继和	谢保成	郭平英
	蔡 震	李晓虹		

编 委	李 怡	魏 建	张 越	彭邦本
	王本朝	苏 宁	汪启明	魏红珊
	杨胜宽	陈晓春	廖久明	

郭沫若研究文庫

百二歲叟馬識途



清若學淵弘哲
研究才俊走鈞來
子廸別裁開生面
出新時代再添彩

祝清若研丈文序

丙申年夏初



序“郭沫若研究文库”

蔡震

郭沫若研究已经有了近百年历史，积累的研究成果浩如文海。在这个研究领域，相比较于学术论文的发表，研究专著的出版曾是一个令许多学者心中无底，感觉棘手的事情。稍微年长一些的学者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学术著作的出版是一个难以预知的问题，所以在开始一部研究专著的写作时，就一定要有一个如司马迁所云“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的心理准备。当然，也可能有些人便因此放弃了进行系统的研究，做一部学术专著的考虑，而宁愿零敲碎打式地撰写论文。

我并不是说研究郭沫若一定要撰写学术专著，事实上撰写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所付诸的学术思考和努力，有时甚至要难于写作一部专著。但是郭沫若研究领域的许多方面，许多问题，确实需要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思考和研究，需要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将研究成果呈现出来。好在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投入到学术研究和出版方面的经费愈来愈多，学术著作的出版有了充分的财力支持。

在这样的情势下，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设立了“郭沫若研究文库”，专门资助出版研究郭沫若的学术著作，这之于郭沫若研究界显然是一个福音。

“文库”资助出版的学术著作，要经过学术委员会评审通过，这保证了进入“文库”的著作，要具有相应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而得到资助的学术著作，可以获得全额出版的资助，则保证了在出版环节的顺利操作。

希望“郭沫若研究文库”的设立，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们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作深入、细致、全面的研究，并撰写成书，这将会更有力地推进郭沫若研究的发展。

所谓“文库”既是一种系列书籍的汇集，也是一个藏书之地——将相关的学术文献资料聚拢在一个平台上。所以看远一点，相信若干年后，“郭沫若研究文库”的积累可以构成郭沫若研究信息库、资料库的重要组成。

八十余年前，流亡海外的郭沫若在日本出版了研究古文字的学术著作《卜辞通纂》，为此，他特意给印制这部著作的印刷所老板题赠了一首诗以示感谢。诗中有句云：“没道名山事，劳君副墨传”。就借这两句诗给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郭沫若研究文库”吧。

丙申 夏

目 录

难忘郭沫若（代序） (001)

上篇 文化创造者

论郭沫若与中国书法文化 (009)

人生如沧海 翰墨蕴乾坤

——再论郭沫若与书法文化 (026)

晚年郭沫若的诗墨情怀和行旅书写

——以郭沫若与古都西安为中心的考察 (036)

书法文化视野中的郭沫若与日本 (047)

论郭沫若与前期创造社的“创生”意识 (058)

从尊孔到批孔

——略论郭沫若、毛泽东与孔子 (070)

中篇 阅读郭沫若

女神再生：郭沫若的生命之歌

——重读《女神》 (083)

献给女性的赞歌

——谈《女神再生》中的“女神”意象 (096)

诗情凝注下的火中凤凰

——读《凤凰涅槃》	(101)
一曲哀歌尽悲壮	
——读《屈原》	(107)
幻中求真 火中再生	
——读《血的幻影》	(115)
掬出心中的微波	
——读《白云》	(118)
诗与月：朦胧美中的精灵	
——读《霁月》	(121)
爱国与爱情的相互交织	
——读《牧羊哀话》	(124)

下篇 读书、受教及其他

方法、爱好与心得

——论郭沫若的读书生活	(131)
接受、创造与误读	
——关于早期郭沫若读外国书的札记	(150)
郭沫若避难中的读书与治学	(158)
郭沫若读女作家的作品	(162)
论郭沫若的读书与翻译	(167)
横眉冷对千夫怒，俯首甘为孺子牛	
——论郭沫若与中国高等教育	(182)
作为文学教育家的郭沫若	(201)
论郭沫若接受的文学教育	(209)
论郭沫若从事的文学教育	(233)
郭沫若与编辑出版事业管窥	(251)

附录

纵横比较见真知

——读《郭沫若与中外作家比较论》 (261)

精深·独到·全面

——评《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 (263)

郭沫若与茅盾比较研究述评 (267)

后记 (277)

难忘郭沫若

(代序)

多年前，长居陕西的笔者曾为乡贤认真写过一篇《难忘吴宓》（《东方》，2000.5），如今却忍不住很想为邻省才子写几句《难忘郭沫若》了。

难忘，不是因为与郭沫若先生沾亲带故，而是因为鄙人学业或专业本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由此便了解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他的文学和成就，以及他的无奈和屈从。这样的了解原来并不客观——那时不仅是非要由鲁迅来判断，经常也要由郭沫若来判断。如今，这样的简单判断方法已经大部分失效，因为可以参照的标准已经多元多样了。何况，即使那些诅咒、嘲笑郭沫若的刺耳话语，恰恰也是别一种“难以忘记”郭沫若其人其事的生动表现！事实上，在历史上的“文化巨人”身上往往都带有“巨大的问题”，从各个方面言说郭沫若，只能说明他确实很难被忘却，很难被绕过。

然则，如今或未来我们究竟如何面对郭沫若呢？

窃以为，我们还是要在探索与建构“大现代”文化的背景上，从常识亦即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郭沫若，由此自然应该把他当成“人”，而非把他当成“神”来看待。过去有人曾经把他高抬入云，而今有人竭力贬之入地，甚至认为最好能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但作为笃信学理和实证的“学院派”的人们，对此显然都不能予以认同。尤其是那些长期从事学术探索的人，沉静、理智、宽容，注重学术规范，且总是喜欢探究真实的历史和历史中真实的人，方可能意识到：往往是那些在历史上复杂万端而又颇多争议的人，蕴涵着更为丰富、更为沉重的历史内容及现实启示。这些冷静的学者们很希望能够从各个方面接近“全人”（不是

“完人”）意义上的郭沫若，亦即并非完美却又是活生生的整体的郭沫若。因此，他们就要主动进入全息化的“郭沫若世界”，努力关注他的方方面面，他的全部人生和文化实践，以及“郭沫若周边”的人和事，事无巨细，文无雅俗，品无高下，皆应观照。由此也很想通过自由而又认真的探寻，找到“见微知著”的路径，从而获得多方面的有益启示。

不久前，鄙人曾出差至宁夏固原，顺道看过丝绸之路上的须弥山及其雄立山巅的摩崖大佛（即第五窟中高达 20.6 米的大佛），觉得他就像四川郭沫若故乡著名的乐山大佛，只要见上一面就会令人思绪万千。但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无论从内在构造还是外在形貌，即使是平凡的世人也能够发现他的种种局限，尤其是他那已被千年风雨损毁却难以自我修复的外观。大佛如此，何况并未成佛成仙的郭沫若呢。所以，业已“作古”三十余载的郭沫若于“此在”多元世界遭遇“毁誉参半”和“两极阅读”，也就并不奇怪了。

确实，如今在网络等新媒体中诋毁或倾向于否定郭沫若的看法及言论已相当流行。因此，研究郭沫若，在当今之世也确是一件相当困难且较为寂寞并时常会令人颇感困惑的工作。但鄙人以为，愈是艰难也就愈加需要有识者的坚持和掘进，更需要不断地总结既有的学术经验、成果，发现存在的诸多问题，积极求索前沿性的相关课题。国内及境外郭沫若研究的专题会议及期刊，大抵都体现了这样的学术取向，为有志于深入研究郭沫若的不拘地域限制、不畏学术难题或权威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人，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遗憾的是，如今愿意用心用力撰写关于郭沫若其人其文的学者学子却越来越少了。

因为有人业已遗忘而鄙人依然“难忘”郭沫若的缘故，在此，我不妨简要谈谈个人对郭沫若的一些观感或理解吧。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亦即那个令人难忘的特殊的春夏之交，鄙人曾参加在青岛召开的全国性的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为此撰写了万字论文《女神再生：郭沫若的生命之歌》（此文获中国社科院和共青团中央颁发的全国首届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奖），表达了对郭沫若心理世界的某种理解。拙文指出：《女神》中有爱国精神，有个性解放，有泛神与爱情，有反抗与破坏，有赞美与诅咒等，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拥有了“女神”！她的“仁慈之爱”具有无限的魅力。这“女神”已如新造的太阳升起在诗人的心中。古老的“女神”被诗人讴歌进了新的生命，具有了无限的活力及魅性。而这又根基于人类生命文化（包括女性崇拜、生命之

爱及神话原型等)的积淀,从而使《女神》诗集中的优秀之作具有了超时代、超性别乃至超民族的人类意义。至今我也依然认为,郭沫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化巨人,尽管他也有他的不足或“短板”,但倾其心力,他的文化创造尤其诗歌创作所取得的实际业绩,综合观之确实蔚为大观,非同寻常。即使仅仅从中国新诗的诗学探索、新诗创新创变的视角看,郭沫若也确实是“五四”以来一位激情洋溢的真正的浪漫诗人,尽管他也有嗓音嘶哑或变声的时候,但其用情甚多、敢于闯荡的新诗实验或求索,毕竟给中国新诗带来了一种独特的诗风,真正开启了一个汉语新诗的新纪元。

我以为,郭沫若最基本的“身份”不是政治家,而是“文化人”,就其多方面的文化业绩而言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文化名人”。这是最基本的历史文史事实,无人可以否定。如众所知,郭沫若的人生涉猎面甚广,社会角色之多及入世之深也常常令今人感叹不已,争议不断。尤其是作为现代文化名人,郭沫若毕生致力于在世界文化交融中进行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其成就诚非寻常之人可比。那些贬低或诋毁他的人们,往往只是从政治角度抓住一点尤其是关涉“道德”或“人品”的某个“事件”,大加挞伐而不及其余。反驳者也常常被牵着走,费尽心力举出反例来试图予以开脱。这几乎形成了一个“死结”或“怪圈”。其实,那些谩骂郭沫若的人并非仅仅缺乏“历史的同情理解”,而是常常自知个人并不及郭沫若,却深知如此进行“解构”的策略技巧——骂名人者可以尽快出名,骂名人不是“好东西”即可迅速找到“不过彼此彼此”的感觉,大骂名人或大骂“流氓”也至少可以得到宣泄的快感并获得某种心理安慰。自然,也有某些辱骂名人者不是为了消除嫉羡心理而是指桑骂槐并试图达到居心叵测的斗争目的。这比通常说的“羡慕嫉妒恨”可要严重多了。

我以为,总体看,郭沫若还是一位勇敢挺立而又能热烈爱国的真正男人。尽管他的勇敢并非每次都表现上佳,尽管他的爱国并非每一次行为都很机警、很智慧,但从现代文人的“新三立”(立人、立家、立象)追求来看,却着实可圈可点。传统文人恪守的“立德、立功、立言”,特别强调“以德为先”,而一切皈依封建道德的结果,便使其功业和言论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与此不同,郭沫若在现代“立人”方面,确实有其张扬个性、努力创造的风范及先驱作用,体现了明显异于古人的致力于建树现代人格的自觉追求。在“立家”的追求方面,也对不同层面的“家”都有尝试性的探求和建构,从个人小家、社团之家、民族国家乃

至人类之家，都有深入思考和非常勇敢的尝试。尽管这些尝试中也时有失败甚至惨败，但他对传统婚姻的反抗、对跨国婚恋及现代性际关系的探索和建构，还有他对前期创造社、抗战文化团体的杰出贡献，以及他毁家纾难而对国家民族的勇敢捍卫，都可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和持久研究的兴趣。而对“立象”的追求，无论是其诗歌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还是其历史剧中的正面人物形象，或其檄文“请看近日之某某”所显示的气概气象，以及作为诗人、作家及学者进行不懈写作的书写者形象，都基本是能够站立起来或“立得住”的。特别是他那挥毫不止的“书写行为”以及留下的大量手稿及书法作品，为世人展示的是一位直观的面目清晰、卓立于世的大家形象。仅就书法文化创造而言，与其丰富的人生体验、多样的文化实践相对接，也可谓用其毕生的心血、不懈的追求，倾心建构了“人生如沧海，翰墨蕴乾坤”的浩大境域，从而演绎出 20 世纪中国文化长河中一脉不息且极具个性特色及美感特征的“书法生涯”。其实，人立于世的言行举止，大都与自己的“形象塑造”息息相关；他人或旁观者的印象和评说，往往也带有为人“立象”的意味。也就是说，关于郭沫若的“立象”大抵有“自立”和“他立”两种，这自然可以从更多的方面去加以深入讨论，由此也表明，郭沫若研究确实还有着颇为广阔探索空间。

国人即使入梦，也许仍然难以忘却那噩梦般的战争岁月。而难忘当年的抗战岁月，就很难忘记当年那位娶了日本妻子、养了多个日籍儿女却依旧深爱祖国的郭沫若。他那毅然回国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壮举，以及归国后的忘我工作，使很多人都将他目为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和民族英雄。而这样的民族英雄所体现出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精神，在日本军国主义阴魂游荡、萦绕乃至嚣张之际，则尤其令人难忘，且迫切需要大力弘扬才是。

当然也需要特别说明：我们固然需要作为民族英雄的郭沫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战争。我曾于 2010 年 7 月 24 日在日本长崎大学召开的第一届东亚汉学研究会闭幕式上致辞，其中便说过这样的一席话：“各位学者同道，在此共话‘东亚汉学’，后顾前瞻，各抒高见妙论，或宏观或微观，或古代或今世，或个案或比较，虽角度有异，见解不同，未必皆能达成共识，却能够切磋互补，拓宽视域，分享思想自由、学术有道之快乐，更能以文会友，增益人生及学缘之友谊！……在当今语境中，身处长崎的我们或可形成这样的基本共识：其一，在当今东亚，我们宁愿低吟学术之声，也不愿听那原子弹（或导弹）的巨响；宁愿沐

浴山中汨汨温泉，也不愿重温连绵战争（或纷乱）的噩梦！其二，就‘会议文化’而言，话不在多，而在可心；会不在大，有神则灵！由此赞曰：扶桑风光好，吾侪兴致高；热浪扑面来，汉学涌新潮。”众所周知，近期东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形势都相当严峻，文人们游乐的兴致大减，忧患的意识猛增，我们为了和平而祈祷，为了寻求沟通而进行更多的学术探讨，但愿我们能够为增益文化和沟通心灵、减少人为灾难尤其是避免战祸贡献微薄之力。

笔者从事郭沫若研究的时间已经超过三十年了，断续写过多篇论文且出过小书，但其间却严重“用情不专”，我的兴趣时或转移到某些新的课题并经常忙于世间俗务，总在往前赶路。但当许多人似乎已经遗忘或正在努力遗忘和疏远郭沫若的时候，我却时或反观郭沫若，如今又再次想起了郭沫若，衷心地想“逆流而动”，给他一个纪念和敬礼，并期盼着能借助媒体在更为广阔的范围传扬郭沫若其人其事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更为真实的郭沫若及与其相关社会人生，尤其是，能够从“大现代”的文化视域观照郭沫若，看到他作为“古今中外，化成现代”的典型人物或文化名人，以及这种“大现代”文化所具有的优势和难以避免的遗憾之处。

